太祖
太宗 上

國朝寶鑑 上

進
國朝寶鑑箋
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崇政大夫
議政府左贊成集賢殿大提學知春秋館
事兼判兵曹事成均大司成高靈君臣申
叔舟輸忠衛社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
崇政大夫判中樞院事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判吏曹事吉昌君臣權
擥推忠佐翼功臣通政大夫吏曹參議兼
春秋館編修官臣李克堪等伏奉

教旨撰

國朝寶鑑已訖謹繕寫投

進 臣叔舟等誠惶誠恐稽首稽首

上言伏以

瑤圖撫運承

列聖之丕基金匱紬書實萬世之懿範俯殫管

見上徹

宸聰竊觀堯舜之功稽典謨而可舉文武之政

在方策而不隊皆備當時之憲章用遺後

人之矜式恭惟我

太祖康獻大王勇智天錫聖敬日躋

提三尺而集大勳肇開

王業

登五位而布寬政垂裕後昆

太宗恭定大王盛德在躬沉機先物武定亂略

宗廟社稷之再安文致太平禮樂刑政之四達

世宗莊憲大王以不世之聖當有爲之期巍乎

功煥乎文制作軼於三代漸以仁磨以義

治敎洽於羣生逮

文廟之誕承按成規而謹守勳華授受並是精

一之相傳明良都俞莫非時幾之交勑仰
惟
祖宗之謨訓實爲子孫之儀刑恭遇
主上殿下文武聖神聰明睿智參兩儀而建極
每念艱大之遺繼
四聖而重光方恢持守之道爰
命史局備撰鴻猷臣等俱以庸資仰承
隆委體會要之遺意搜掌故之舊章凡發政
施令之宜粗述梗槩而垂世立教之要悉
提綱維縱未精於編摩亦庶便於考閱儻

加
省納措諸設施宜古宜今益隆致治之美
善繼善述更期卜曆之長臣等無任激切屛
營之至謹奉箋隨
進以
聞
天順元年十二月　日輸忠協策靖難同
德佐翼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集
賢殿大提學知春秋館事兼判兵曹事成
均大司成高靈君臣申叔舟輸忠衛社協

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崇政大夫判中樞
院事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
判吏曹事吉昌君臣權擥推忠佐翼功臣
通政大夫吏曹參議兼春秋館編修官臣
李克堪等謹
上箋

國朝寶鑑序

自古國家之所以長治久安歷年綿遠者
以其子孫能守祖宗之遺訓不敢失墜也
其所以旋得旋失運祚不長者以其先世
雖有遺訓而子孫蔑棄之不守也是以繼
體守文之賢主兢兢慄慄奉遵成憲不敢
自滿自賢者有見於此也我
太祖康獻大王創業垂統貽謀萬世
太宗恭定大王
世宗莊憲大王時當太平中外寧謐功成治定

制禮作樂與民休息
文宗恭順大王承之亦克同底于治凡
四朝經遠之規寬大之政
聖謨之施於事業者
聖情之見於言行者並煥乎實錄第恨藏之金
匱人莫得而見也天順元年春我
殿下命臣叔舟及知春秋館事臣權擥編脩官
臣李克堪若曰予寡昧嗣承丕基懼不克
負荷惟
祖宗是憲未敢遑寧

世宗嘗命權踶鄭麟趾編集
太祖
太宗兩朝寶鑑而未就爾等其撰
四朝謨訓俾予寡人有所矜述且令子孫
知
大業積累之艱而所以凝天命結人心者不
知此則不可也臣等奉承
嚴命不敢以荒陋辭書成以進
命臣叔舟序之臣竊惟商湯先啓亳命而賢
聖之君六七繼之文武開周業而成康謹

守之宣王中興之商周之祀至數百年不過能守祖宗之遺訓耳我列聖聖神相繼闡帝王之道而德冠乎百王極事物之變而智周乎萬物動静云爲發號施令皆至理之所在至道之流行也列聖雖已没世精神思惟寓於此書使子孫而念此觀祖宗之勤政講學則思所以存心出治之道觀祖宗之求言納諫則思所以舍己從人之美體

敬天勤民之訓則必致謹於天命人心之
際法進賢退邪之謀則必立辨於君子小
人之情引而伸之靡不皆然常若
先王儼臨乎前焉則必有惕然而自省惻然而
不忍者矣夫如是則吾之心即
祖宗之心吾之政即
祖宗之政而二帝三王之治不足致也然則是
書也誠爲千萬世子孫之寶鑑而我
殿下欽奉
祖宗揚厲無前之盛義以遺後人之成規者嗚

呼至哉天順元年十二月 日輸忠協策
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左
賛成集賢殿大提學知春秋館事兼判兵
曹事成均大司成高靈君臣申叔舟謹序

奉

教脩撰

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判書雲觀事兼成均大司成高靈君臣申叔舟
輸忠衛社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崇政大夫判中樞院事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判禮曹事吉昌君臣權擥

推忠佐翼功臣通政大夫吏曹參議兼春秋館編脩官臣李克堪

通政大夫判典農寺事知製教兼春秋館編脩官臣姜希孟

通政大夫判司宰監事知製教兼春秋館編脩官臣成任

通訓大夫行藝文館直提學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韓繼禧

中直大夫世子右輔德直集賢殿兼春秋館記注官臣金之慶

奉直郎守世子右文學兼藝文應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金壽寧

國朝寶鑑卷之一

太祖 在位七年 壽七十四

太祖康獻至仁啓運聖文神武大王

元年秋七月丙申即位于壽昌宮初高麗政散民離

上勳德既隆中外仰慕人皆歸心或於稠人廣衆中揚言曰天命人心已有所屬何不亟爲勸進

太宗與同知密直司事南誾定計誾密與吏曹判書趙仁沃判三司事趙浚忠義君鄭道傳

大司成趙璞等五十二人協謀推戴然畏
上震怒不敢以告侍中裴克廉等遂率國人奉
國寶詣潛邸塡咽街巷
上閉門不納至晩克廉等排門直入置寶廳事
上羅拜呼千歲合辭勸進
上固拒之曰自古王者之興非有天命不可予
實否德何敢當之遂不應國人擁衛不退勸
進益切不獲已卽位于壽昌宮百官朝賀
上謙讓不升御座而受之命六曹判書以上升
殿謂曰予爲首相猶懷惕慮常懼不克盡職

豈意今日乃見此事予若平康匹馬可避適
令羅疾手足不得自用以至於此卿等宜各
一乃心力以輔涼德乃教中外大小臣僚領
職如舊於是立廟社之制存王氏之後以奉
其祀定科擧之法著冠昏喪祭之禮重守令
之選褒節義之人哀鰥寡而賑窮乏蠲徭賦
而裕國用愼刑罰而正經界庶政一新○大
司憲閔開等上疏曰立紀綱善爲國者不
視其安危而患紀綱之不立也昔周之衰諸
侯放恣傳數十世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

耳顧
殿下鑑前世之興亡立一代之紀綱垂裕後昆以傳萬世二曰明賞罰賞罰人主之大柄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善治賞罰平則公道明而人莫敢議矣人主之於賞罰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不可容一毫私意於其間也三曰親君子遠小人君子小人固不可不辨正言格論特立不倚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磊磊落落知有社稷而不知有其身者君子也憸邪諂佞阿附取

容竊權弄勢掠美施恩唯唯諾諾苟利於己不恤人言者小人也君子難合而易踈小人易親而難退且以玄宗一身用姚崇宋璟以興開元之治任林甫國忠以致天寶之亂是知君子小人之用捨國家之治亂興亡係焉可不戒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願

殿
下苟知其賢雖有過進而用之苟知其佞雖有功斥而遠之四曰納諫諍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此萬世之格言也人臣

之所進諫者非為利己乃為國家也且人主之威雷霆也人主之勢萬鈞也冒雷霆觸萬鈞以進藥石之言夫豈易哉一言之從違而禍福起焉一事之廢置而利害生焉故人君常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進況震之以威壓之以勢則藥石之言無由而進壅蔽之禍不期而至矣書曰從諫弗咈又曰后從諫則聖願

殿下留意焉五曰杜讒言帝舜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讒說之易以惑人大舜之聖猶

以爲慮可懼也哉盖讒諂之徒羅織百端以
惑人主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
之愬有時而聽至使黜陟賞罰皆失其當而
危亡立至矣詩曰君子信讒亂是用餤若明
以照姦則百邪不能遁而讒言杜絶矣六曰
戒逸欲書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欲之害德夫
豈一事哉宮室之欲其安飮膳之欲其麗妃
嬪媵妾之奉遊畋弋獵之娛與夫廐馬之養
花卉之玩皆足以伐人性而蕩人情固不可
不愼也且天命無常惟德是輔若毫髮幾微

之不察頃刻畏謹之不存而一念之微或陷於逸欲則天之視聽實可畏也七曰崇節儉卑宮室而惡衣服夏禹之盛德惜百金而衣弋綈漢文之美事彼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尚且節儉如此况東韓之地介在山海生齒之數財賦之額無幾豈可以不量其出入而妄費哉前朝小有災變則不知恐懼修省惟務事佛事神糜費不可殫記此

殿下之所明知也願自今法夏禹漢文之儉德凡服飾器用宴享賞賜一從儉約佛神不急

之費並皆革去凡所施為毋使縱侈則下民
觀感而亦歸於厚矣八曰嚴宮衛宮衛之設
所以尊主勢而嚴内外也今
殿下以天挺之資化家為國其潛邸之舊姻婭
之屬或有夤緣出入而門者莫敢詰焉竊恐
請謁由是而盛行讒說由茲而得入以間内
外以亂政刑乞令守門之士無職任而擅入
宮門者一皆禁断其婦女巫呪邪媚之徒尤
宜斥退
上嘉納之○侍中趙浚上箋曰臣始事玄陵侍

奉帷幄中遭否運杜門讀書欲以終身

殿下龍潛一見如舊是天以臣遇

殿下也歲戊辰正月

殿下與大將崔瑩廓清十有五年毒民之羣兇

是

殿下除殘之德在民心矣瑩無學術乃與偽主

謀犯遼東師渡鴨江

殿下擧義旋旆使三韓之民得免於糜爛是

殿下康濟之功在社稷矣

殿下是時擧臣為大司憲臣知無不言

殿下言無不從振起頹綱布昭公道登崇俊良
斥逐姦回除害下民結好上國乃黜僞朝以
復王氏
天子嘉之遣使來勞是
殿下佳復之功聞天下矣初
殿下之擧臣爲憲司也
殿下慨然爲萬世開太平告于上天神明排羣
邪之謗犯巨室之怒革私田積年之弊拯生
靈於湯火之中足兵食於艱難之際以之造
樓舡以之築城堡武威以奮漕路以通三韓

四十年倭奴之患一朝而息矣置科田於京
畿以優士大夫置軍田於州郡以養師徒以
至鄉吏津院皆給之田田有定制國有成法
一各有分限不相侵奪兼并絕而億兆之田宅
定賦歛薄而鰥寡之衣食足俸祿厚而廉恥
行倉廩實而國用足矣
殿下與臣憤汚吏之殘民也庸師之養寇也建
議舉大臣而授鉞巡諸道而黜陟藩鎮用律
而奔敗之虞絕州郡奉法而貪殘之風戢矣
以令長之出於胥吏也乃陞其秩而重其選

用臺諫六曹之保舉而田里無愁嘆之聲流
亡有復業之樂矣訊逋逃冒職之吏而還其
鄉里擊鄉原土猾之姦而役其舊户縣各置
宰驛各置丞而墟丘變為井邑蓁莽化為稻
粱矣以冗官之耗天祿宦竪之穢天工工商
皂隸之濫冒官浮屠坐食之多占田無功之
封君弱子弟之曠職也立法以汰除僥倖之
門昇而奔競之路塞矣立家廟而設忌祭者
所以厚民德也廣學校而置教授者所以明
人倫也文治旣洽武威遠昭扶桑之寇奉珍

来庭琉球南蠻重譯入貢王氏十六年旣亡
之業實賴
殿下而復興矣而王氏昏迷反生忌疾而僞辛
逆亂之徒裵田夫職之輩魚鱗左右流言浸
潤指
殿下爲權重誣臣等爲朋黨謀去
殿下兇謀萬變及今年三月
殿下以儲君之入覲而東也出迎京西數百里
之遠又將躬獵以来而展賀焉不幸墜馬卧
于草次姦臣鄭夢周

殿下之所卯翼也身為冢宰手握國政逢迎王
氏嗾使臺諫謂臣與鄭道傳南誾為
殿下之腹心秉間騁謀羅織罪辜先行竄逐次
圖
殿下
殿下輿疾倍道而還於四月四日國人共憤夢
周伏辜
殿下布好生之德其餘姦黨一無所誅臥疾私
第杜絶賓客尚與王氏之覺悟使刑賞之權
出于上矣而王氏尚不之覺兇黨益肆禍在

晷刻至七月十四日天怒民離三韓幡然推
戴
殿下天命人心旣至於此
殿下欲守子臧之節其可得乎
殿下於是封王氏于江陵之杆城是成湯之放
桀于南巢也封王氏母弟于畿縣之麻田使
奉神聖恭愍之祀是武王之封微子于宋也
安置諸王子于江華巨濟而廩給之漢魏以
降更革之主所未及也向若
殿下有心於取國則鴨江之旋旆也豈肯出萬

死捐一生而建興復王氏之議乎已巳之冬
詔旨之來也豈肯擇立宗親之長而歸政於
王氏乎豈肯早立既冠之儲君而欲定國本
乎豈肯開經筵進名儒於左右獻貞觀政要
而朝夕納誨乎豈肯設書筵集多士於東宮
進大學衍義而日講治道乎豈肯釋上相之
政柄分宅里於子壻乞歸休于桑梓至再三
而愈力乎前年之秋又豈肯建議見儲君於
天子乎
殿下爲王氏之至誠至忠上天所監臨三韓所

共知也而王氏惑於讒賊不能如燕昭之於樂毅齊襄之於田單乃以雲臺之勲反為机上之肉是天厭王氏之德而啓

殿下之業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禹之所以繼舜也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之所以代夏也反商政而天下治武王之所以造周也親賢臣遠小人前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今天旣命

殿下以父母三韓矣願

殿下法三王之至治鑑兩漢之得失兢兢業業

念玆在玆以為億萬世
聖子神孫之龜鑑○命兩府六曹臺諫各擧賢
良遺逸○定開國功臣次第論功行賞立碑
紀功建閣圖形嫡長世襲不失其祿宥及永
世載諸信書以賜之信任以事無所疑貳或
於燕閑之暇與之擊毬內庭或數與宴饗功
臣等亦數享
上歡洽之情上下無間有疾病則遣醫治療使
人存問相屬不絕於其卒也或至親臨殯次
悲痛殊甚恤典賻贈恩數優隆功臣雖有罪

必曲原之終
上之世功臣無一誅死者○幸平州温泉駐駕
野次與上洛伯金士衡宜城君南誾論潛邸
相得之情及開國勤勞之事盃酒相屬親如
舊時○殿中卿卞仲良與兵曹正郎李薈言
曰自古政權兵權不可兼任一人兵權宜在
宗室政權宜在宰輔令趙浚鄭道傳南誾等
旣掌兵權又掌政權實爲不可仲良以此言
於義安君和和告于
上

上召仲良問之對以實
上怒曰此數人皆我股肱之臣終始一心者如或可疑誰可信者為此言者必有以也命大司憲朴經同巡軍雜治流仲良于寧海蕃于順天○監察金扶與監察皇甫璵飲酒于同僚金仲誠家過侍中趙浚第曰雖作大家何能久居後必為他人有矣浚聞之以啓
上怒曰浚開國元勲與同休戚扶以浚為不久是以朝鮮社稷為不久也命亟置極刑罷同扶飲者十八人○以左諫議大夫李文和三

司左丞李皐爲京畿左右道按廉使禮曹典書趙璞司憲中丞沈孝生戶曹典書金希善大將軍鄭擢司農卿鄭當爲楊廣慶尚全羅交州江陵西海道按廉使敎曰予以否德罔臣民推戴勉登大寶夙夜惟寅凡所以勵精圖治施澤於民者尚賴中外官寮交修不逮以弼予治凡大小軍民官如有出奇制勝力捍勍敵政平訟理撫安生靈者悉以名聞予將擢用如有行師失律望風奔潰贓汚廢職莅官不敬者兩府以上監禁申請嘉善以下

就當處決以明予信賞必罰之意○大護軍
李扶奉常少卿許晐有不遜語大司憲南在
等上疏曰自古帝王之興惟天所命不關世
類今
殿下以寬仁大度當王氏衰亂之季天命乃歸
羣臣推戴奄即大寶今李扶許晐等不思
殿下再造之恩鼓扇妖言以惑衆心宜令有司
鞫問治罪
上笑曰帝王之興不係世類尚矣
大明皇帝亦以匹夫得天下世類之說何足介

意況偶與家人語乎何必鞫問諫官上疏固
請
上只流于外○裴克廉趙浚金士衡鄭道傳南
誾等啓曰王子諸君服御騶從不可不備用
度不可不足乞於本科外加賜土田
上從容語潛邸時事曰本科百餘結亦不至飢
寒若又加賜則人必謂予私己子也况京畿
土田有限豈可濫給卿等若欲加給則先給
功臣以例及之乃可誾曰諸功臣科田外旣
有別賜田加賜王子田豈爲不可

上目閤曰謂予旣賜功臣田亦賜諸子耶○諫官上疏曰公論者天下國家之元氣諫諍公論之根柢佞諛公論之蟊賊有國家者常培其根柢而去其蟊賊則讜論正議日進於前而甘言卑辭不聞於耳矣今明良相遇治具畢張若無事可言而臣等所以切切於聽納公論者正欲

殿下有恢恢之量而不厭逆耳無訑訑之色而不憚屈己伏願

殿下開導而求諫誠信以聽納則臣等當盡言

不諱廣使生民之利病畢陳而無壅國家之
元氣流行而不滯
上曰事有關於治體者陳之無隱予悉聽納○
諫官上疏曰臣等聞君心出治之源也君心
之邪正天下國家之理亂安危係焉存養省
察之功不可不至大舜之兢兢業業湯文之
慄慄翼翼乃其泰和雍熙之本也先儒真德
秀作大學衍義以進經筵其書首之以帝王
爲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莫不自身
心始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

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
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次之以謹
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次之以重配匹
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
謂目也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
事實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備見於
此恭惟
殿下自在潛邸好觀書史其於窮理正心之學
修己治人之方固已知之明講之熟矣臣等
寡昧何敢有所擬議然而經筵之設徒有其

名而未聞有進講之時
殿下意必謂廣厦大庭無地非學何必拘於常
典日御經筵然後以為學哉臣等以為人君
之學非徒誦說其所以日御經筵延訪採納
者一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薰陶其德性
一以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而振起其怠惰且
創業之主子孫之所儀刑也
殿下若以經筵為不急則後世籍以為說其流
必至於不學豈細故哉伏願
殿下日御經筵講論聖學以極格致誠正之學

以致修齊治平之效
上從之乃命大司成劉敬內史舍人柳觀更日
入直進講大學衍義又命左散騎常侍曹庶
書洪範以進○工曹典書李敏道上書論時
務一曰擧賢才修廢官賢才者國家之基治
亂實係其進退諸葛武侯言於蜀主曰親賢
臣遠小人前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
漢所以傾頹此實千載之格言前朝之季任
用憸小放黜忠良自底滅亡
殿下之所親見殷鑑不遠不可不戒書曰無曠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君子在位則庶政以和小人在位則庶事以墮可不慎哉二曰遠佞臣杜讒言佞人承迎人主之志欲大姦似忠故人主不知反以為忠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以至變亂是非誣陷忠良伏望

殿下於用人之際辨其忠佞無使混淆大抵磊磊落落犯顔諫諍者忠也唯唯諾諾順旨無違者佞也苟知為忠則進而親之苟知為佞則退而放之三曰立宗廟禁淫祀前朝尚淫祀或一神而分祀數處或一日而再行數祭

使祀典瀆亂以至於亡方今應天受命以新一代之治不可復踵前朝之弊許令禮曹詳定施行

上嘉納之○右侍中趙浚判中樞院事南誾左承旨李懃等入侍

上曰近天譴屢見天意必有所在戊辰年間誅死者家産奴婢並皆屬公妻妾子孫孑立窮困哀怨日深天之譴告恐或由此自戊辰以後即位以前凡坐籍沒者一皆原宥家産奴婢並給妻子俾遂生業

二年夏四月

上憂旱傳旨都評議司䘏貧困理冤抑甄賢能凡便民之事區畫以聞是夕雨○繕工監將構亭於世子邸

上聞之謂都承旨李稷曰比年工役稍繁然皆不得已也予豈樂為世子雖無亭榭可也其罷之○楊廣道按廉使趙璞來見因乞免曰臣未嘗有尺寸之效濫與一等功臣實布衣之極不敢自安又忝一道之任如蚊負山豈敢當哉且自古人臣受命勤勞于外反罹讒

毁者多矣願
殿下釋臣此任俾全臣命
上曰卿何出此言予待臣雖有譽之者必察焉
雖有毁之者必察焉必得其實然後行賞罰
卿其往哉○官者金師幸啓曰尚衣院人物
在西北者率多脫漏乞差人點檢
上曰內藏私事非國家急務前是差人之獘予
所詳聞敢煩驛騎乎師幸力請再三不允○
教曰自古王者初定大業猶恐前朝苗裔爲
己後患多生疑忌必欲剪除予則不然天命

寡躬以爲一國之主凡在境內者皆吾赤子
一視同仁以答天意已將恭讓君從便安住
妻子僮僕完聚如故獨其族屬入處海島生
理艱苦予甚愍焉其令王氏之族在巨濟者
劃日出陸各於州郡安置以遂生理毋致失
所如有才幹者選擇以聞予將任用於是王
氏在巨濟者皆令分處于完山尙州寧州仍
召王康王承寳○左散騎常侍劉敬啓曰臣
蒙至恩居顯秩無補國家但糜廩祿乞辭職
學仙

上曰爾之遇知於我非一日也今爾忽然遁去
入將謂何且學仙者必遺君父爾棄我則不
忠棄親則不孝爾欲學仙何也
三年臺諫刑曹請徙王康王承寶王承貴王
萬于海島
上不允令勿復言對曰此輩
殿下雖待之甚厚必不懷恩且康智謀過人承
寶承貴勇力無敵若在京都必扇不測之變
上又不允謂康等曰卿輩皆可用之材故召置
京都親信無疑今者諫官請徙海島予已不

聽卿等宜勿驚懼○教曰前朝之季徭役寔
繁民甚苦之予自即位以來思欲安集以期
蘇息城者國家之藩籬禦暴保民之所不可
不備故前歲之秋徵發京畿楊廣西海交州
江陵之民以修都城大役之餘隕命者多予
甚憫焉其放築城役徒仍復其家三年○
帝以本國遣人至遼東賫布帛金銀假以行禮
誘邊將又遣人說誘女直渡鴨綠江等事
下手詔責之上表辨明其略曰至若行禮於
遼東是亦景仰於上國當使介往來之際有

賓主交接之儀在禮則然於誘何敢其有安
直隸于東寧旣皆作軍而當差安肯遣人而
說誘但遼東都司起取脫歡不花之時其管
下人民或有不卽隨行者由彼安土非臣勒
留無所供於我邦各自守其舊業鄭道傳之
辭也
帝以表辭倨傲益怒命遼東毋納朝鮮之使使
臣至遼東不得入而還者凡五輩
帝遣使諭
上送親男時我

太宗為靖安君
上曰
天子若有所問非汝莫能對
太宗曰臣為
宗社大計豈應辭避
上涕出曰稟質素瘦萬里之路能無恙而還乎
朝臣皆為
太宗難之參贊門下府事南在曰靖安君有萬
里之行吾輩枕枕死於此可乎乃自請往遂
命

太宗與趙胖南在奉表如京師上國之士見

太宗皆稱朝鮮世子甚敬之過燕府

太宗皇帝時為燕王親見之溫言禮待甚厚

太宗離燕在道上

太宗皇帝乘安轝朝京師驅馬疾行

太宗下馬見於路側

太宗皇帝停駕亟手開轝帷溫言良久乃過行

太宗至京師

帝引見再三

太宗數奏詳明

帝優禮遣還乃命通朝聘之路○命都承旨韓
尚敬傳旨于都評議司曰王氏絕祀天乃俾
予肇造邦家實為斯民也若不敬天勤民天
之降殃必矣自古以來世之所以未治者君
臣未得相遇也予雖否德每謂卿等應時而
出為我股肱以創大業宜與夙夜勵精以答
天意予因老病倦於聽斷但保卿等耳顧治
之心豈敢忘於須臾卿等宜各盡心以補不
逮侍中趙浚金士衡等感泣而對曰臣等俱
以庸愚獲遇

聖上敢不盡竭心力以補萬一

四年夏四月以災求言教曰時當正陽之月有此陰沴之災變故非常予甚懼焉且人事有得失天之災祥各以類應故古先哲王每遇天災必求人事或側身修行或博採羣言寡躬代天理物然不能獨治乃與宰相共之其時政得失生民休戚陳之無隱庶幾遷善改過以答天譴○命鄭道傳名新宮諸殿道傳撰名并書所撰之意以進名新宮曰景福

臣按宮闕人君所以聽政之地四方之所瞻

視臣民之所咸造故壯其制度示之尊嚴善
其名稱使之觀感漢唐以來宮殿之號或沿
或革然其所以示尊嚴而興觀感則其義一
也

殿下即位之三年定都于漢陽先建
宗廟次營宮室越明年乙亥親服袞冕享
先王先后于新廟宴羣臣于新宮盖廣神惠而
綏後祿也酒三行命臣道傳曰今定都享廟
而新宮告成嘉與羣臣宴享于此汝宜早建
宮殿之名與國匹休於無疆臣受命謹拜手

稽首誦周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
介爾景福請名新宮曰景福庶見
殿下及與子孫享萬年太平之業而四方臣民
亦永有所觀感焉然春秋重民力謹土功豈
可使為人君者徒勤民以自奉哉燕居廣廈
則思所以庇寒士生涼殿閣則思所以分清
陰然後庶無負於萬民之奉矣故并及之名
燕寢曰康寧殿洪範九五福三曰康寧蓋人
君正心修德以建皇極則能享五福康寧乃
五福之一舉其中以該其餘也然所謂正心

修德在衆人共見之處亦有勉强而爲之者在燕安獨處之時則易失於安佚而儆戒之志每至於怠矣而心有所未正德有所未修皇極不建而五福虧矣昔者衛武公自警之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武公之戒謹如此故享年過九十其建皇極而享五福明驗已然盖其用功嘗自燕安幽獨之處始也願

殿下法武公之詩戒安逸而存敬畏以享皇極之福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傳于千萬世矣於

是稱燕寢曰康寧名東小寢曰延生殿西小寢曰慶成殿天地之於萬物生之以春成之以秋聖人之於萬物生之以仁制之以義故聖人代天理物其政令施為一本乎天地之運也東小寢曰延生西小寢曰慶成以見

殿下法天地之生成以明其政令也名燕寢之南殿曰思政殿天下之理思則得之不思則失之盖人君以一身據崇高之位萬人之衆有智愚賢不肖之混萬事之繁有是非利害之雜為人君者苟不深思而細察之則何以

別事之當否而區處之人之賢否而進退之
自古人君孰不欲尊榮而惡危殆哉親近匪
人為謀不臧以至禍敗者良由不思耳詩曰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之於人其用
至矣而是殿也每朝視事於此萬幾輻湊皆
稟
殿下降勑指揮尤不可不之思也臣請名之曰
思政殿又名其南正殿曰勤政殿其門曰勤
政門天下之事勤則治不勤則廢必然之理

也小事尚然況政事之大者乎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又曰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舜禹之所以勤也又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之所以勤也人君之不可不勤如此然安養既久則驕逸易生又有諂諛之人從而道之曰不可以天下國家之故疲吾精而損吾壽也又曰既居崇高之位何獨猥自卑屈而勞苦為哉於是或以女樂或以遊畋或以玩好或以土木凡所以荒

淫之事無不道之人君以為是乃愛厚不自知其入於怠荒漢唐之君所以不三代若者此也然則人君其可一日而不勤乎然徒知人君之勤而不知所以為勤則其勤也流於煩碎苛察不足觀矣先儒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此人君之勤也又曰勤於求賢逸於任賢臣請以是為獻名其東西二樓曰隆文隆武曰文以致治武以戡亂二者如人之有臂不可偏廢也盖禮樂文物粲然可觀戎兵武備整然畢具至於用人

文章道德之士果敢勇力之夫布列中外是

皆隆文隆武之至庶見

殿下文武並用以臻長久之治焉名午門曰正

門天子諸侯其勢雖殊然其南面出治則皆

本乎正蓋其理一也若稽古典天子之門曰

端門端者正也今稱午門曰正門命令政教

必由是門而出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

得行而矯偽無所托矣敷奏復逆必由是門

而入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

所稽矣闔之以絕異言奇邪之民開之以來

四方之賢此皆正之大者也○
上以庚申夜召判三司事鄭道傳等諸勳臣置
酒張樂酒酣
上謂道傳曰寡人之得至於此卿等之力也相
與敬慎期至子孫萬世可也道傳對曰齊桓
公問於鮑叔曰何以治國鮑叔曰願公無忘
在莒時願仲父無忘在檻車時臣願
殿下無忘墜馬時臣亦無忘鎖項時則子孫萬
世可期矣
上曰然工歌文德曲目道傳曰此卿所撰進卿

宜起舞道傳即起舞遂賜衮衣懽甚乃罷○
嘗宴韓山伯李穡
上聞文德武功二曲曰歌頌功德實惟過情每
聞此曲予甚愧焉鄭道傳對曰
殿下有此心歌所以作也
五年
帝覽賀正表箋怒以為有戲侮字徵撰表人鄭
道傳道傳稱疾藝文春秋館學士權近請曰
撰表之事臣亦預知願隨使赴京
上以非有徵命止之近復曰臣於前朝之季身

被重譴幾不保首領幸賴
殿下欽恤之仁獲保性命及今國初又蒙收用
再造之恩如天罔極而臣未有報效願乞赴
京如天之福庶得辨明以答
聖恩之萬一
上賓賜黃金贐行及到鴨綠江使臣李羅與諸
宰相問入對之辭而不問於近近曰大人何
獨不與我言李羅改容曰今子無徵命而自
往國之忠臣也
帝有何所問子亦何所對及入朝禮部為留撰

表人移咨本國勅召近視咨草近扣頭曰小
國事大不因表文無以達情而臣等生於海
外學不通方使我王之忠誠不能別白於黈
纊誠臣等之罪耳
帝然其言待以優禮命題賦詩十八篇每進一
篇
帝嘉嘆不已仍勑有司備酒饌具妓樂使之遊
觀三日亦命賦詩以進
帝乃親製長律詩三篇賜之勑仕文淵閣得與
翰林學士劉三吾許觀景清張信戴德彝相

周旋每稱
上事大之誠
帝聞而嘉之亟稱老實秀才乃命遣還○降倭
仄六等來獻土物
上引見賜衣冠六曰聞
殿下撫綏降者不念舊惡願請土而爲氓
上曰降者非獨汝也受降者非獨我也天下皆
是汝去則不必追來則不必拒去就惟汝心
耳汝可還與爾輩言之其中豈無有福智者
乎六感泣而退

六年致祭于麻田郡歸義君王瑀曰有天地生民之功者當享萬世無窮之祀卿之先世肇一三韓典章文物垂五百載其功德之及於民者深宜永厥世以享無窮之祀而廢興存亡天道之常至于衰季政殘民怨使先世之廟不祀忽諸予以否德荷天之寵革命之初乃稽古典以卿象賢封之爵邑統承先世之祀者實遵三代之禮方將修其先代之禮物恪慎克孝與國咸休曾未幾年天不慭遺嗚呼哀哉聞訃以來痛惜殊深爰命有司以

禮葬之令致奠于柩前卿其不昧體予至懷
仍以其子上將軍珇襲封歸義君奉王氏祀
命其道觀察使發近縣丁夫營高麗太祖神
聖王廟于麻田○慶尚全羅道都安撫使朴
子安應接降倭失誤軍機罪當斬已移書令
誅之以事干彼賊秘而不宣外人莫得知之
其子實詣我
太宗潛邸適有諸宗親来
太宗出門迎接實投地痛哭請活父命
太宗心傷之欲與諸宗親請貸其死宗親曰此

國家秘事也
上若問從何得知何辭以對
太宗曰我將任其咎即詣闕令內官曹恂啓請
之恂曰此秘事也何得知之
太宗曰刑人殺人國之大事外人豈有不知之
理恂入啓
上乃悟即命宥子安之死馳馹傳命子安方臨
刑乃得不死實本無才能
太宗賢其救父使掌禁旅位至二品○全羅道
水軍萬户崔原忠獲倭舡一艘獻兵仗

上曰原忠既盡獲一船何無一生擒者乎乃命
親從護軍金瞻審覆果使船也遣判典農寺
事金鼎卿曰原忠賊殺使者奪其禮幣與麾
下分之死有餘辜爾同金瞻鞫訊依律處刑
以徇○命都堂曰佛氏之道當以淸淨寡欲
為宗今住寺院者務營產業至犯其所謂色
戒恬不知愧身死之後其弟子有以寺社及
奴婢稱為法孫相傳以至相訟予自潛邸思
革其弊其令有司勘究以聞○琉球國王遣
使稱臣奉箋歸國人之為倭所虜者暹羅國

王又遣使獻方物三國之末平壤以北悉為野人遊獵之所高麗徙南民以實之自義州至陽德徑築長城然不安其居數為畔亂至用兵以討之南方之地倭寇肆暴東西數千里去海數百里屠燒城郭暴骨原野絕無人煙安邊以北多為女真所占政令不能及焉睿宗遣將深入剋捷有功建置城邑然尋復失之

上即位以後聲教遠被民始得安生樂業田野日闢生齒日繁野人酋長皆服事潛邸東征

西伐靡不從焉
上即位量授萬户千户之職使李豆蘭招安女
真被髮之俗盡襲冠帶改禽獸之行習禮義
之教與國人相婚嫁服役納賦同於編户且
恥役於酋長皆願為氓自孔州迤北至于甲
山設邑置鎮以治民事建學以訓經書文武
之政畢舉延袤千里皆入版籍江外殊俗争
相慕義或親來朝或遣子弟或請受爵命或
徙内地所畜之馬若産良駒皆不自有争來
獻之近江而居者有與國人争訟則官辨其

曲直或囚之或笞之莫敢有怨又於邊將畋
獵之時皆顧屬三軍獲獸則納官犯律則受
罰與國人無異○義興三軍府啓曰漢之軍
政始用羽檄以召天下之兵後用虎符以合
郡國之信膠西欲擅發兵而弓高詰之嚴助
以節發兵而郡守拒之其召兵也周密如此
故人無姦心諸呂七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
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盖高祖
出入兵間熟究利病其四百年之規模宏矣
乞依此制令有司作虎符凡內外動兵之事

敬奉教旨以符發之無符而召兵者以擅發
論
上從之○以奉化伯鄭道傳爲東北面都宣撫
巡察使畫定郡縣地界且許以便宜從事道
傳遣其從事崔兢啓事
上以中樞院副使辛克恭爲都宣慰使以手書
賜衣酒于道傳曰相別日久思想殊深欲遣
辛中樞往問行役崔兢適來備知動止稍自
慰解今將襦衣一領以備風露春寒若時自
愛以既邊功

七年以奉化伯鄭道傳花山君權近為成均館提調集四品以下儒士講習經史○命李文和傳旨都堂曰宋藝祖於國用之外別立内庫似為私藏也然嘗語近臣曰軍興飢饉須預為備臨事厚歛非長策也又曰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使蓄滿五百萬緡以贖山後諸郡然則宋朝内帑之立非為私也自是泉貨金帛分命有司專職守也參驗定數防滲漏也今予置有備庫所以專應軍需其所入錢穀布帛令三司量入為出如有兵興臨

時取旨量宜調度○慶尚道觀察使請賑飢
民左政丞趙浚曰飢饉之民諸道皆然如皆
發廩賑之臣恐國無餘蓄
上曰廩尚有粟何不賑之○以旱求言言者皆
以亟罷土木之役汰女官宦官之職早朝聽
政親君子遠小人為對於是罷宮闕造成惟
功臣妻毋封翁主外悉停宮主翁主宅主女
官之祿使李文和問于都堂曰卿等所言雖
切然不直書其事直指其人而微諷何也○
刑曹判書柳觀啓曰人之氣稟輕悍剛果柔

懦怯弱不同故或有眞犯而能耐搒楚終不招承或有被誣而不忍苦毒終不脫免者掌刑者唯喜人之承服不顧人命之重設法外之刑多方掠訊其罪未著而已斃於捶下有違

聖上好生之德乞令中外用刑者止依律文以行拷問其法外之刑一切禁斷當令辨其辭色驗其證佐要明其眞僞不得妄加捶撻

上嘉納之

國朝寶鑑卷之一

國朝寶鑑卷之二

太宗一 在位十九年 壽五十六

太宗恭定聖德神功文武光孝大王

太祖第三子生而神異英睿絶倫見高麗政散民離慨然有濟世之志河崙素好相人傾心附之每見必謂人曰斯人盖天英氣壬申秋密與諸將相定策開國

太祖即位封靖安公戊寅鄭道傳南誾等貪立幼孽謀去諸嫡炳幾剪除國人皆歸心爲固讓于

恭靖大王

恭靖大王二年庚辰大臣請立爲世子
恭靖大王曰是予意也遂冊爲世子句當軍國
重事○初臺省上疏請罷私兵皆屬三軍府
從之叅贊門下府事李居易憤怨不卽納牌
記於是貶爲雞林府尹慶尙道觀察使趙璞
言於知陜州事權軫曰居易謂我曰吾悔信
趙浚之言問曰何故居易曰當革私兵時浚
與我言衛王室莫若兵強予信之不卽納牌
記獲罪以至今日軫拜諫議大夫以璞之言

私自增益與憲臣權近諫臣朴訔等交章言
浚居易等罪
恭靖大王曰浚豈有是言留其狀近等更上書
固請時朝臣据摭浚平生過失攻之者衆於
是下浚于獄近等請置各處鞫問
恭靖大王使知申事朴錫命議於
上曰臺諫皆以爲分遣人就居易璞所在訊之
如何
上曰犴獄之事雖在外者必進於京中者欲聽
之衆而辨之明也分遣人問之恐爲不可又

私謂錫命曰雖細民之事尚欲明辨使無寃
抑況浚元勲大臣不相對辨羅織其罪可乎
恭靖大王命巡軍執居易僕以來
上召尹抵謂曰
上以卿為憂心公正必不阿私以為巡軍萬户
卿其慎之以臺省狀示之曰
太上開國
主上嗣位予以不肖為世子以至今休皆浚之
功也今忘昔日之功不覈虗實但信有司之
請皇天上帝甚可畏也卿若使浚得罪而死

人其以卿爲忠臣乎浚若有是言大有罪焉
抵再拜而出臺省咸進闕庭更請分遣人鞫
問
恭靖大王不允令巡軍治之璞與軫之言與臺
省䟽意不同
恭靖大王大惡近等繫居易與璞對置璞屈大
有慙色貶璞于利川流軫于丑山島浚被鞫
魄喪魂遂直視而已不得一言獄幾成矣賴
上力救得免○吉再仕高麗辛氏朝爲門下注
書及王氏復立棄官歸善州奉養其母鄉黨

稱其孝

上在潛邸再侍學于成均館

上與書筵官論遺逸之士乃曰吉再剛直人也

我嘗同學不見久矣正字田可植再同貫人

也具言在家孝行之美

上喜下令三軍府移牒徵之再乘傳至京

上啓于

恭靖大王授奉常博士再不詣闕謝恩乃上書

于

上曰再於昔日得與

郎下讀詩泮宮今之召臣不忘舊也然再於辛
朝登科筮仕及王氏復位即歸于鄉若將終
身今者記舊徵召再欲上謁耳從仕則非再
志也
上曰子之所言乃綱常不易之道也難以奪志
然召之者吾也官之者
上也告辭於
上可矣再遂上書曰臣本寒微仕於辛氏之朝
擢第至門下注書臣聞女無二夫臣無二主
乞放歸田里以遂臣不事二姓之志孝養老

母以終餘年

恭靖大王嘉其節義優禮以遣命復其家○

十月

上受

恭靖大王內禪卽位于壽昌宮令羣臣直言得失毋得隱諱又於經筵令諫官入侍隨事規諫○

上講大學衍義論趙高事曰宦官之設本以給事於前也豈可任以國柄承旨朴信曰古之人君亦知其不可也但朝暮侍側甘言卑辭

阿諛苟悅人君若不能明察則必墮於術中
矣故當防微杜漸消患於未然
上又曰人君旣不能側身修德以致天灾地恠
便設祈禳非也人事正於下則天氣順於上
人事不順而欲求天氣之順安有是理○壽
昌宮灾
上下教曰蓋聞天人之際相與無間政失於下
謫見於上灾異之興實由人作天之譴告可
不懼哉予以否德纘承丕緒夙夜軫念期至
于治四方之廣萬務之煩豈能周知而無過

比者雷雨失當星文示警又於今月壬子壽
昌宮失火咎至於斯痛自刻責動作失當而
己德虧歟嬖寵得進而私謁行歟刑罰不信
而人無勸懲歟用捨失宜而人才堙鬱歟享
祀不潔而百神不歆歟賦役不均而庶民怨
咨歟姦邪撓法而獄訟滯冤歟豪猾肆兇而
里有愁嘆歟此皆上干和氣以召災異者也
欲修弭災之道宜求讜直之言凡寡人闕失
左右忠邪政令之臧否民生之利病救弊之
術極陳無諱言而可採予則有賞雖或不中

亦不加罪咨爾中外大小臣僚各以所見實封條上尚其協心交儆勉修厥職補予不逮以副予畏天勤民之意叅贊門下府事權近上書曰

殿下當即位甫閱一月未有過擧之時先降灾咎此必所以警告

殿下以大有爲天心所在昭然可知

殿下痛自刻責以求直言應天之道可謂得矣

一曰篤誠孝臣聞昔者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殿下嘗在東宮奉事
太上誠敬備至可謂孝矣今旣卽尊萬幾至繁
日日親朝誠所難為宜於每日三次遣臣致
膳問安每旬一次親詣覲省不備法駕但率
禁衛以從簡便每事必竭誠敬務悅其心雖
日盡誠不敢自以為至必欲如舜文王之事
親二曰勤聽政古者人君每日昧爽坐朝聽
政自秦二世深居宮中令宦者傳命隋煬帝
又為五日一朝謂之衙日或居中不出遥受
朝禮或受禮而不聽政或并與其禮而廢之

徒有其名而無其實日就陵夷以至失國此
殷鑑也夫人主深居宮中宦寺傳命是將內
外壅蔽姦慝肆行之漸也遠則秦隋之亡近
則前朝之季覆車之轍可為永戒臣嘗入朝
京師淹留數月隨班文淵閣中親見
皇帝每日昧爽坐朝聽政百官奏事之禮臣今
請依其法撰進儀注伏望
殿下舉而行之三曰接朝士君臣之分其禮雖
嚴其情當親古者人君親近大臣接見朝士
一日之內見卿士大夫之時多而親宦官宮

妾之時少故讒邪無自而進欺罔無自而生君臣之道交孚上下之情不蔽人主得察忠邪之心人臣得進啓沃之益後世人主深居宮中朝見之臣虗拜而退君臣情意邈不相接以致憸邪罔上愚弄蒙蔽外庭得失民間利害懵不聞知以至亂亡此古今之通患也願自今常坐正殿終日接見卿士其有出外辭行者自外來朝者無論官品貴賤皆賜接見溫言以慰清問以聽則羣臣皆有感激之心

殿下周知民間之事其益豈不弘哉四曰勤經
筵帝王之道由學而明帝王之治由學而廣
自古王者必設經筵以講聖學良以此也
殿下即位以來雖設經筵停講之日蓋亦多矣
殿下天性英明學問精博儒臣進講豈能有所
發揮者哉然而
殿下御經筵凝神講究方寸之天義理昭著必
有異於燕居無爲之時聽政多務之際者矣
聖學豈不由是而益進哉五曰褒節義自古
有國家者必褒節義之士所以固萬世之綱

常也王者舉義創業之時人之附我者賞之不附者罪之固其宜也及大業既定守成之時則必賞盡節前代之臣亡者追贈存者徵用並加旌賞以勵後世人臣之節此古今之通義也惟我國家應運開國

三聖相承文致太平而褒賞節義之典尚未舉行庸非闕歟竊見前朝侍中鄭夢周本以寒儒專蒙

太上王薦拔之恩以至大拜其心豈不欲厚報

太上且以才識之明豈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

豈不知王氏危亡之勢豈不知身之不保然
猶專心所事不貳其操以至殞命是所謂臨
大節而不可奪者也韓通死於周而宋太祖
追贈之文天祥死於宋而元世祖亦追贈之
夢周死於高麗獨不可追贈於今日乎先山
君金若恒在前朝爲司憲執義當
太上開國之初推戴之臣多其親友誘以建義
之謀乃守臣節固執不應及
皇明假以表辭不恭將罪我國受
太上王命入朝京師被其鞫問榜掠甚苦終不

屈服
帝用嘉之以釋其罪後以他故竟不得還是其
節義亦可尚也此二人者宜加封贈錄其子
孫以勵後人前注書吉再苦節之士
殿下在東宮不忘舊要且嘉篤孝白於
上王授以爵命再乃自以嘗事僞朝不欲臣於
今日
殿下聽還鄉里使遂其志再之所守雖曰過中
失正然在革命之後尚為舊君守節能辭爵
祿者唯此一人而已豈非高士哉宜更禮召

以加爵命苟守前志尚不肯來即令其州旌門復户以光盛朝褒賞節義之典六曰行厲祭自古凡有功於民及以死勤事之人無不致祭無祀之鬼亦有泰厲國厲之法今洪武禮制其法甚備我國家朝祭之禮皆遵

皇明之法唯此厲祭一事獨不舉行冥冥之中豈無或抱冤抑或懷憤恨結而不散餒而求食者乎此足以積怨氣而生疾疫傷和氣而致變恠者也凡無祀之鬼厲祭之法一依洪武禮制施行凡此數事非有高遠難行之事

乃以
殿下英明果斷不世出之主而反循前代因襲
之弊不能修擧而行之可乎省在
殿下而不爲是永無可爲之時矣
上皆從之命贈鄭夢周領議政府事謚文忠金
若恒議政府賛成事並錄用其子孫
元年
上以久旱命金科講詩雲漢篇仍曰雖下禁酒
之令飮酒者不止是予不斷酒之使然也命
不進酒國人無敢飮者○罷禁中諷呪僧人○

上講大學徹章謂金科曰讀了此書乃知學問之有益於人也科對曰經筵官皆欲陳賀已詣宮門矣

上曰非知之艱行之爲艱待予能行然後賀未晩也讀了一書何足賀也

二年始設申聞鼓以通下情○書雲觀上言曰高麗太祖統三之初或者進言曰背山逆水之地置寺安佛設某道場則可以鎭安國家乃命有司隨地置寺量給田民後之君臣益信而創大伽藍各稱願堂施納田民由是

五百年間京外寺社不可勝紀於是禪教各宗爭執有田民之寺肥馬輕衣甚者溺於酒色靡所不至寺雖數千僧雖數萬其所行如此雖其道儻有福國之理何有一毫之補哉古人有言曰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又曰暴師久則國用不足以今之蓄積觀之數萬之兵一年之餉尚且不足萬一興師動衆將何以應之伏願其付寄記京外七十寺外諸寺土田之租永屬軍資奴婢分屬諸司

上從之○

上召金瞻曰壁上欲畫前代可法之事以資觀
省瞻對曰周文王爲世子問寢於王季漢高
帝獻壽於太上皇周宣王后諫宣王晏起唐
長孫皇后賀主明臣直皆可圖也
上卽命圖壁上○御淸心亭講書暑雨不輟嘗
謂侍講金瞻曰隋煬帝以虞世基失天下然
乎瞻對曰世基固有罪矣然用之者煬帝也
且以聲色而亡
上曰然聲色實敗天下之本也
上命侍讀金科無時召對每日聽政之暇御便

殿引入講論從容賜酒科亦竭其所知以對
如有所疑質諸權近以對
上天性聰明好學不倦讀書嚴立課程讀史徹
卷謂金科曰予於歷代治亂興亡略知之矣
欲講四書五經何書為性理之淵源科曰帝
王之學臣何敢輕議
上曰精一執中帝王之學也遂講中庸○
上曰元閔生來自西北問其所歷禾稼皆槁何
天之降灾至此也判承樞府事趙英茂對曰
咎在上國不關我朝

上曰非也古人遇灾必責之於己不歸之於人
上憂旱流涕日一御膳命罷供上之獵知申事
朴錫命言以一國奉一人數百人之獵不足
爲弊
上不允〇召臺諫諭曰邇來言官不顧大體屑
屑於小節由是君臣相疎同僚相猜至不相
容爾等恪謹乃職務存大體予之此言非欲
不言予之過失不劾庶僚之是非也但期諫
必以正劾必以公耳對曰臣等既聞命矣敢
有一毫私意

三年

上慮本國書籍鮮少不能博觀命置鑄字所範

銅爲字隨其所得印之命李稷朴錫命李膺

監其事出内府銅以支其用○是歲

太宗皇帝即位遣左政丞河崙賀登極崙與副

介趙璞李詹等議曰

天子既與天下更始則吾

王之爵命印章不可因舊遂申禮部以奏

太宗皇帝遣都指揮高得左通政趙居任等來

賜誥命印章

上賜書褒崙等賜土田臧獲鞍馬崙等辭
上曰卿等入奏
天子以遺我子孫萬世無疆之休用錫土田臧
獲傳諸子孫卿無固辭遂錫宴于清和亭○
上謂左右曰臺諫請人之罪必有罷職流配等
語只請依律施行不亦可乎其召臺諫諭之
又曰古人言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
敢矯其非如是國安得不危卿輩勿効此○
慶尚道漕船三十四艘沒于海中
上聞之臨朝慨然曰責實在予是驅人就死地

也又曰米不是情死者何罪右代言李膺曰
陸輸之難甚於水運
上曰牛馬之勞不猶愈於人之死乎○幸益安
大君芳毅第芳毅久疾扶出跪泣
上亦下淚賜鞍馬鷹子遂置酒
上曰兄病矣煩兄久坐欲還芳毅曰
殿下臨幸臣家不易臣亦病深不能上謁今日
顧見臣醉臥
上留竟日芳毅扶立而舞
上亦起舞○右政丞成石璘進戒曰

殿下以明睿之資樂聞善道臣等喜甚然始勤終怠德必無成請毋怠荒

殿下明睿照物聽斷如神讒言無自而進然讒諛之人變亂是非投間抵隙願

殿下愼之

上謂朴錫命等曰汝等識之尚書一部亦其時君臣相戒之言今乃益知書之有味矣

四年召元子諭善薛偁及侍學侍直等曰今為元子多設僚屬者欲其薰陶漸染以成其德也國祚長短生民休戚實係焉其可不謹

乎侍直皆功臣子弟也其父兄子已任用無疑其子弟元子他日亦將用之世世輔翼不亦美乎爾等交相戒飭毋敢或怠○

上謂宰輔曰昔唐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魏徵匿諸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斃懷中何畏徵之甚也侍中趙浚曰此非徵之賢乃太宗之賢

上曰然

五年夏四月隕霜

上自責太甚禮曹判書李文和曰

殿下宜日愼一日以答天譴

上曰讒邪行歟民有怨歟何天譴之至此極也

〇元尹李伯温殺其婢夫

上赦其罪大司憲李来等請曰古者天子之父殺人司寇執法而論天子不得而私焉願置於法以慰無辜飮泣之魂再三申請

上曰可黜諸都外来等伏閤固請

上令宗簿寺同巡禁司杖流咸州憲府縛送之

上怒縛持平李洽下巡禁司獄来曰伯温之兄在前朝殺人伯温今又殺人是伯温兄弟實

汚
殿下好生之盛德也所以縛送者慮其逃也
上曰卿非李氏社稷之臣乎何待宗親如是也
来曰臣等非所以辱宗親乃輔
殿下之德也臺官皆退待罪諫官趙叙等請曰
李洽執法不變請釋其罪以慰人望
上遂釋之命来等就職来曰人事感於下天變
應於上今以旱灾恐懼修省減膳止酒誠美
意也然不親決萬幾善言不進願
殿下日御正殿與大臣論事且刑罰得其當然

後可以合天心今死罪皆宥姦惡何由而止請自今毋輕赦宥
上曰予之不聽政非怠也心不寧也予之輕宥非欲以此祈雨閔雨之至無所不至耳來請力疾聽政勿復輕宥
上曰後當且已○領議政府事平壤府院君趙浚卒
上聞訃慟哭素膳輟朝與世子親臨殯次吊慰喪主初
太上在潛邸雅聞浚名召與論事大悅擢知密

直司事兼司憲府大司憲事無大小悉以咨之浚感激思効知無不言立經陳紀興利除害革私田以厚民生世家巨室怨謗沸騰浚論執益力

太上意與浚協竟排羣議而行之

太上即位之夕召浚入卧内曰卿知漢文帝入自代邸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意乎因賜都統使銀印畫角彤弓曰五道兵馬皆委卿摠之遂拜門下右侍中平壤伯策勳第一

上在潛邸嘗過浚家迎之中堂置酒甚謹因獻
大學衍義一部曰讀此可以爲國○召左司
諫李垠等謂曰今年春夏旱灾太甚夙夜兢
惕引咎自責飭躬正心之道未至歟政令未
平歟大臣百執事未稱職歟宦官宮妾干謁
行歟爾等職在言責當極言不諱予當容受
垠等曰今
殿下憂旱自春減膳憂勤惕慮之意至矣大臣
百執事亦皆小心供職無敢縱怠
殿下雖不獎誘臣等若有所見安敢不言

上命近臣曰省郎近因禁令不飲酒宜饋之酒○上謁
齊陵因觀稼見禾穀不稔泣下趙英茂曰臣以
功臣坐享富貴而年歉如此奈百姓何亦泣
上曰自古雖有災異無如今日實予否德不合
天心之所致也○
上嘗問世子曰桀紂何以謂之獨夫世子對曰
以失人心也
上曰桀紂爲天下主而失人心一朝至爲獨夫
況予與爾若失人心必不能一朝居是位也

其可忽乎

六年

上聞因瘐死獄中謂知申事黃喜曰可殺則殺之豈可使滯獄而死乎自今令法官勿滯獄○

帝遣太監黃儼迎銅佛于濟州佛像至使館儼欲

上先拜佛像然後行禮

上曰銅佛自天朝而至則予當拜之以致敬朝廷之意今不然何拜之有河崙趙英茂曰

皇帝崇信佛道遠求銅佛且黃儼無狀天下所

知頠從權禮佛

上曰予之羣臣無一守義者畏儼如此其能救
君難乎高麗忠惠被執如元國人無肯救者
我雖危難殆亦如此矣人主擧動不可以輕
予之拜佛於禮何如遂謂儼曰藩國禍福在
天子不在銅佛當先見
天子使臣豈容拜吾土銅佛儼仰天良久微笑
許行禮竟不拜佛○
上憂旱減膳止酒宥中外因謂左右曰天之不
雨實由寡昧因泣下沾襟左右感動召六曹

臺諫曰旱氣太甚予恐賞罰無章用人失當宮禁之中服御過制以召災變宜各直言無隱予其庶幾改之大臣之可為政府六曹者職秩雖卑可為將帥者可為臺諫者具名以聞予其用之○時為匿名書揭市街者非一皆謂旱氣由河崙執政所致崙上箋請避位
上曰箋詞切至實乃諫疏予觀方策災異之來非宰相之咎今之不雨罪實在予豈關於卿甲申之夏卿以久旱固請避位未幾復有大水之災今日之旱不為卿明矣飛語造謗予

固不信卿何嫌焉崙對曰政令自政府出臣不任責將欲委誰

七年

上覽祈禱祝文謂左右曰可諭詞臣自今於祝文毋爲爲寡躬祈福之辭○諫官言古者三公遇灾避位今河崙趙英茂貪寵不辭更立制度以紊先王之制又黃儼

帝所寵信者也儼曰國王待予雖厚政府待予甚薄此言若布中國聞者必以爲權在大臣矣

上曰近来爲相知河崙者鮮矣大臣休戚所同豈有毫髮之疑自今以後爾等勿復動揺大臣務存大體○封金氏爲

王世子淑嬪拜其父漢老同知摠制召漢老曰卿遠鑑沈孝生近以閔氏爲戒予自幼深知卿謹厚能守富貴故擇卿女以配世子卿宜敬受吾言毋忽

八年浚慕華樓南池功畢未就司憲府劾提調官朴子青

上怒召責持平崔自海勒歸其家執義權遇等

皆待罪左司諫金自知曰臺臣以言爲責但
欲盡職而已
殿下挫辱如此非所以貽範後世也大司憲南
在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也言雖不中亦不加
罪者所以開言路廣視聽爲萬世計也子青
被劾事不足論設若姦臣用權事關大體而
臺諫緘嘿不言則非細故也卽命遇等就職○
太上王薨
上哀毁不聽政領議政府事河崙等上疏曰臣
等竊謂人君之德莫大於孝而致孝之道與

衆人不同諒闇之法殷周之前已不能行惟
高宗行之周成王崩康王即位受羣臣朝釋
冕反喪服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
不同盖人主當以天下國家爲體宗社生靈
爲計大位不可以久曠大權不可以暫分觀
其時勢不得不然故也殷周盛時人心醇厚
世道隆平諒闇之法猶且難行况後世乎自
漢文帝遺詔短喪之後歷代遵守皆不行三
年之喪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獨能行之
然軍國重務皆自聽斷宋之真仁英神四宗

皆賢主也外庭羣臣皆用易月之制而內庭實行三年之喪今考當時帝紀坐朝聽政除拜大赦皆在未葬之前夫宋三代以後治教休明之世眞儒輩出制度文爲皆可爲後世之法故今日外庭羣臣行喪之禮悉遵宋制今我

殿下哀慕

太上孝誠切至深居諒闇不肯聽政羣臣遑遑罔有禀令前日臣等謹率百官合辭以請聽政

殿下不即俞允臣等聞命不勝感愴竊伏惟念
舜稱大孝周公稱達孝蓋遭父母兄弟之變
而善處之者也戊寅之變姦臣秉我
太上之不豫挾幼謀亂
宗社安危間不容髮幸賴
殿下應機誅除再安
宗社萬世永賴則我朝鮮億萬年無窮之業
太上開之於前
殿下定之於後其善處變而能繼述者實可與
舜周公無愧矣是蓋以

宗社為念以行大孝矣今我國家雖號小康中
外之虞不可不慮
殿下欲效三代盛時之禮恭默不言不肯聽斷
臣等竊恐廢事必至於陵替或貽
宗社之憂終有虧於大孝也伏望
殿下抑哀順變一遵宋朝之制素服臨朝日聽
庶政上以隆
宗社之大孝下以慰臣民之輿望以永
太上草創之業以貽萬世持循之法疏上留中
六曹又率百官上疏陳請竟不允○議政府

請曰
殿下近日飲膳甚蔬臣等不勝驚懼
上曰予於平日亦不嗜盛饌但一味而已性本
如此非以哀毁而然也黃儼等在館
上以淡服乘素韂如客館慰儼儼喜請肉膳
上辭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今我淡服
只為使臣耳在宮中服衰絰不可食肉儼再
請
上固辭
九年丹山府院君李茂以罪繫獄獄官并鞫

其子公系公系受杖幾九十終不服
上聞之曰是問之者過也子爲父隱寧至於死
安敢證成父罪乎即命釋之○
上謂宰執曰予深慮武備踈虞其令將兵者習
知紀律且讀兵書又曰刑官議人之罪若功
臣顯官及其子孫雖犯重罪例從輕比至無
勢之人乃一一坐以所犯是豈合於天心乎
○諫官李種善等上疏曰臺諫人主之耳目
上補袞職下糾百司當其論奏之時一有議
不諧者必先除去稽諸往古唐御史大夫李

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御史言事不
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
史人主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
夫則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又宋仁宗以夏
竦爲樞密院使臺諫交論其姦邪上未省遽
起中丞王拱辰引上裾前後十八疏乃罷至
於前朝正言李詹全伯英等二人極言侍中
李仁任之罪亦非除去不同者而後爲之也
願自今臺諫論事之際詢謀僉同則合辭以
奏其或論議一不同則不必去其不同者使人

人得自論事從之○東北面饑
上曰東北之民不種麰麥雖值麥熟之時必仰
賑貸自今守令春秋勸其民以耕麰麥因謂
左右曰每當山水崩渴日月星辰風霜雷雨
之變禽鳥蟲魚之恠常懷警懼益勵修省以
至今日豈可謂適然而慢天戒乎○夏四月
大雷電雨雹大如彈丸有一人中死禽鳥亦
多斃者
上謂左右曰考諸傳記夏雹乃政令繁苛徭役
煩重之所致也命書之以示議政府○御廣

延樓知司諫院事韓尚德進曰舜爲聖人皐陶以無若丹朱爲戒唐太宗亦英明之主魏徵以無若隋煬帝戒之今臣亦以無若辛禑爲戒

殿下久不聽政臣意謂未寧也

上曰予當此節每發眼疾今年亦然尚德曰事大以誠御寇以威中外無事號爲太平然願常自敬畏明四目達四聰進賢退不肖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則今日之治三王可及

上欣然曰三王安可及哉尚德曰

殿下正心誠意與天地合其德毋曰予不敏焉
　則能及古之聖人矣尚德出
上曰韓尚敬言甚切至其弟亦然自予即位以
來諫官進戒未有如尚德也他日視事尚德
　又進曰今當炎夏氣失其調天久不雨凄風
　如秋臣未知君德之失歟時政之爽歟
上曰政事闕失諫官宜自知之尚德曰命令之
　出政府承行臣等雖或有聞事已施行前日
　請屬諫官于政府以此也
上問故事如何黃喜曰國初李文和尹思脩皆

以諫官兼經歷

上曰此非美法經歷雖重任宰相屬吏君上之動靜政令之得失皆得規正者諫官也以諫官兼經歷非所以尊朝廷重諫官也尚德又曰近日臺諫俱以言事罷黜非惟罪止其身鞫問相與論議之人是以士林相戒不過諫官之門又曰

殿下言動之間政教之施無可規者然不曰政已治民已安每當淸燕深自警省曰所存之念何者獲戾于天所行之政何事見咈於民

非惟懼其已然亦常慮其將然則禍患可消
古昔賢聖莫不如此
上曰昌言也尚德猶不退
上曰復有所言乎尚德曰去歲凶歉人不聊生
柳廷顯在忠清道厚歛督責重困百姓臣等
既已劾問適經赦宥未得請罪臣聞傳曰與
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自今觀之盜國財
似重歛民財似輕古人垂戒其旨深矣
上曰代言在予左右尚且不言予何從知之即
命都堂褒賞以聞○以旱止酒議政府請進

酒

上曰予之止酒非獨憂旱亦慮百姓之饑饉也因下教求言禮曹佐郎鄭孝復上言曰屯田是萬民之所共惡女子非宦官之所宜畜此而不禁何以為政臣之未解一也兵不在多惟其精官不必備惟其人不急之官多無用之兵衆矣民安得不困國安得不貧臣之未解二也僧徒何補於國受職牒乘肥馬乎倭奴何德於吾民舡粟米周饑饉乎臣之未解三也嗚呼功同而賞有高下者從其貴賤也

罪一而罰有輕重者以其親疎也夫如是則
賞何能勸罰何能懲哉一夫有罪國人皆謂
可殺猶不殺之衆心其得自安乎衆心未安
國家其得不危乎臣之未解四也嗚呼政不
足與間也人不足與適也安得悉以事事而
擧之惟願
殿下崇儉節用以厚民生卑宮惡衣以移風俗
賤貨而貴德勿畜言利之臣厚本而抑末痛
禁遊手之徒正賦之外不納進獻用物之外
不許營繕事必師古勿立新法如承大祭毋

輕民事賫從罔治以示至仁勿聽無稽之言勿用不詢之謀勿侮老成之人王復七月之詩潛心無逸之書以古昔堯舜禹湯文武之善行為今日之善行臯陶伊傅周召之所以告戒其君者便作今日之耳聞勿恃富貴勿恃崇高勿恃兵甲之多城郭之完山谿之險常懷戰兢之心敬天命畏小民

上覽之稱嘆久之曰直哉廷臣未有直言如此者也御筆親自批點功同罪一四句擢拜司諫院右獻納○

上謂左右曰外戚封君在我朝始於象山君康繼權閔氏亦皆封君是非古法也又謂禮曹判書李詹曰后妃之族封君非古制也卿宜考歷代之制以進於是悉罷外戚封君者○

下教曰蓋聞自古帝王之世君臣都俞同寅協恭以成正大光明之業長治久安以基萬世之太平世衰道降人心澆漓讒姦交作迭為傾危之習予固憫焉今者不逞之徒或憑

國家利害或挾一身愛惡造言往來以為阿附之階仕進之徑間我君臣構我宗室將相

其為國家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與言至
此予實痛心議政府統百官施號令以補寡
人之治其令臺諫體予至懷輒隨所聞陳達
無隱則雖宗室功臣事關
宗社當以法論已載盟書予不敢宥其有為
宗社計者或直來親告或實封以聞以廣言路○
上欲以大學衍義后夫人可法可戒之事教
中宮及世子淑嬪以下諸宮人命書衍義齊家
之要以進○
上嘆人才不古欲振起之傳旨成均館曰諸生

所讀經書置簿以聞予將進諸生于廣延樓下使文臣詳加講論又命李稷趙璞柳觀李詹往成均館訓儒生

國朝寶鑑卷之二